

汤妮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倒霉的英国间谍

新鲜小说

汤莉被三个老外“袭击”

汤莉一个人东张西望地走在阳朔的西街上。

蔷薇色的天空一点点变成了灰色,街边的小店已经早早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。大小小明明暗暗的灯在暮色里闪烁成一片。从漓江上吹来的晚风,带着河水的清凉和湿润。汤莉走累了,买了一听冰可乐,坐在街边小店的台阶上慢慢地喝着。

她发现自己突然很想跟爸爸说话,也很想跟司马栖说话。她想对他们说,以前的别扭,以前的不愉快,都是她汤莉的错。

突然,汤莉的眼睛被人捂住了,然后几个兴奋的声音同时在大叫:“嗨,汤妮,汤妮!”汤莉一惊,努力挣脱那双捂在自己眼睛上的手。三个年轻的老外,两男一女,正站在她面前,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大喊大叫,激动万分。他们穿着同样的白色T恤,上面写着“我不知道”四个字。一个红头发的男孩子举着照相机,在离她脸很近的地方,不断地对着她按快门。

汤莉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,她把三张脸轮流看了一遍,然后用中文清清楚楚地说:“我不是汤妮,我是汤莉。”

三个人突然安静下来,不知所措地互相看看。红头发男孩子凑到汤莉跟前仔细看看,嬉皮笑脸地用很标准的北京腔说:“我靠,你逗我呢,汤妮!”汤莉用英文大声说:“No!我是汤莉!”

三个人突然愣在那里,然后交头接耳热闹起来。他们的话汤莉一句也听不懂,大概说的是德语。汤莉平时学的英语还没有马上在脑子里激活,她愣了一会儿,赶紧拨通了汤妮的电话。

“喂,汤莉。给你打电话你不在。你在哪里呢?”汤妮不等汤莉开口就兴高采烈地问,背景里传来很热闹的音乐。

“我已经到了阳朔。你的朋友正站在我面前。他们非赖我是你,跟他们说不清。”汤莉边说边看着那三个人,他们一起大眼瞪小眼地听她打电话。

汤妮笑起来:“你把手机给那个红头发。”

汤莉把手机递给红头发。红头发接过去,无声地听了一阵,又激动地说了一阵,又无声地听了一阵,然后对汤莉笑笑,把手机还到她手里。

男女混住一间,汤莉很不习惯

汤莉和三个小老外沿着小街一路走回去。街上的人多得有点挤不开了。这条街的特点是越到晚上人越多。他们走走停停,一路看着各种摊子。他们精挑细选地选着东西,全力以赴地砍着价,最后什么也没买成。倒是汤莉花出去的钱最多,因为她抽空给自己的MP4买了节电池。

回到青年旅舍时,丝瓜棚下还有很多年轻人坐着聊天。除了汤莉能稍稍听明白的英语外,还有很多汤莉根本听不懂的语言。两个女孩子去洗澡房洗完澡,道了声晚安就往床上爬。娜塔丽刚爬上去又下去了,她从窗台上拿起遥控器把空调关了。

汤莉吃了一惊,“为什么?”她很怕热,不开空调睡不好觉。娜塔丽说:“环保节能啊。”这话把汤莉的嘴彻底堵住。

月光明亮地透过雕花的木窗,照在汤莉的床头。累了一天的汤莉却突然一点睡意都没有了。枕头下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。汤

莉一看是汤妮的号码。她赶紧轻轻手脚下车走到外面院子里。丝瓜棚底下还坐着好几个人,但聊天的声音已经低了许多。

“汤莉,我已经到家。你在干什么?”汤妮听上去兴致勃勃。

“睡觉。”

“这么早就睡觉了?”汤妮很奇怪。要不是秦天突然接到电话说家里有事,她保不准呆到半夜三更才回家呢。

汤莉看眼表,十一点多了,还早?“我正想问你呢,你们怎么男生女生在一个房间睡觉?”汤妮很奇怪,“这样不是省钱吗?青年旅舍是按床铺收钱的嘛。再说那两个人睡觉的时候都很安静,不吵呼。”谁在跟她说省钱和打呼呢?汤莉觉得跟她对话很困难,“我觉得别扭。”汤妮沉默了一会儿,“别扭是什么意思?”

“觉得奇怪,懂吗?”汤莉换了个说法。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,“为什么要奇怪。睡觉就是睡觉,有没有男生在,有什么不一样吗?”这女孩子缺心眼,没救了。汤莉只能换话题。

一个英国间谍的故事

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英国派到德国去的一个第一流的间谍。这个间谍是一个在英国长大的德国人,他能说很流利的德语,没有一点外国口音。他对德国的政治历史、音乐艺术、天文地理都了如指掌。他走在柏林的大街上,就跟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一模一样。他很快在德国的上层社会如鱼得水,毫不费事地为英国收集到了最机密的情报。

但是,在一次晚会上,喝着醉醺醺的德国人集体唱起一首德国儿歌:我和我的灯笼一起走,我的灯笼跟着我走。天上星

星在发亮,地上我们在闪光,鸡叫咯咯,猫叫喵喵,拉乒嘛拉巴嘛拉嘛,喵喵!

这是德国冬天的灯笼节孩子们唱的歌。就在全体德国人齐声和着“拉乒嘛拉巴嘛拉嘛”的时候,间谍很安静地喝着香槟,因为他不会唱。对他来说,这只是一首他不熟悉的德国儿歌而已。

第二天早上,人们发现他被暗杀在公寓里。

在一次语文课上,老师用这个故事给汤妮他们解释母语环境。老师说,母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,还有更多和语言息息相关的东西,这个东西叫文化。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。一个没有在母语环境下长大的人,他可以学会那种语言,但永远补不全文化这一课。昨天晚上在酒吧里,汤妮恍然大悟,她自己就是那个倒霉的英国间谍。不过她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

那个酒吧叫摇滚酒吧,汤妮跟着秦天进去的时候,摇滚乐正放得震天动地:

告诉你我等了很久
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
我要抓起你的双手
你这就跟我去走
这时你的手在颤抖
这时你的泪在流
莫非你是在告诉我
你爱我一无所有

酒吧所有的人手舞足蹈地和着唱起来:喔你这就跟我去喔你这就跟我去。在铺天盖地的“喔,你这就跟我去”的和唱声中,汤妮认真地翻看着饮料单,琢磨着自己是点个可乐呢,还是点个啤酒。秦天停下和唱,惊奇地看着她一眼,“你不喜欢崔健?”

“崔健?”汤妮愣了一下。她用力吸口气,把“谁是崔健”这句话吞了下去。“哦,你这样的年

龄,李宇春,周笔畅,王菲?”秦天盯着汤妮的眼睛。汤妮很茫然,这些名字她一个也没听过。她不敢看秦天的眼睛,赶紧再低头去研究饮料。过了一会儿,秦天在一边嘿嘿笑起来,笑得非常诡异。

“你笑什么?”汤妮不明白。秦天快乐地说:“我笑我终于又能活下去了。”汤妮听不懂这话的意思,只能呆呆地看着他。秦天毫不犹豫地又说:“汤妮,你不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!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汤妮觉得很奇怪。“你在德国长大,是不是?”秦天说得胸有成竹。汤妮的脑海里刹那间电闪雷鸣,她记起老师讲过的间谍故事。看来歌曲是最能出卖一个人秘密的。她只得老实承认:“你猜对了,我是在德国长大的。不过,这跟你活不活下去有什么关系呢?”

“太有关系!”秦天说,“我一直在郁闷。我一个名牌大学德语系大二的学生,说德语说不过一个上中学的小丫头片子,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?”

汤妮突然明白,原来是国情就是国情啊。它是这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,它是一天一天年积累下来的。她的长相,她的语言,可以跟周围的一模一样,可她读的书,唱的歌,经历的事情和他们不一样,所以她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也跟他们不一样。因此她永远不可能完全融入他们中间。

他们喝着饮料,谈着中国和德国的歌星。突然秦天有一个电话。他接听着他的脸色渐渐沉重起来。挂了电话,他沉默一会儿,然后抬头对汤妮说:“我家里出了点事,我得赶快去一趟。我现在送你回去吧!”

汤妮没敢说什么,跟着他乖乖地离开了。

程玮 著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女孩汤莉是爸爸的掌上明珠,但是自从爸爸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司马栖好上以后,汤莉感觉到爸爸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假期到来,爸爸和女友到青岛去旅行,汤莉一个人窝在家里。就在这段时间,一个叫汤妮的女孩找到了汤莉,并自称是她的双胞胎妹妹。汤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。

[上期回顾]

汤妮不知道去路小敏家的路怎么走,不知不觉,她就走进了左岸。秦天把汤妮送到了路小敏家楼下。很不幸,路小敏和她家的狗都怀疑汤妮了,路小敏甚至认为汤妮是鬼魂。汤妮知道瞒不住了,只得如实道来。

邱杰克把看到拉拉和陈丰在一起的事告诉了王伟

职场小说

陈丰觉察出拉拉要跳槽

拉拉还是没有说话,她生怕自己一张嘴,就会忍不住失声痛哭。拉拉努力克制着自己,好不容易情绪平稳了一些,她幽幽地说:“算了吧,我就是个笑话,一个笑话有什么值得尊敬的。地球离了谁还不照样转呀。”

陈丰开导她说:“拉拉,你很聪明,可就是心思太重了——你要放松一些。你看我,我就很乐观,对吧?”

拉拉失神地“嗯”了一声。陈丰观察了一下她的反应,又建议说:“依我看,你得先解决失眠的问题,最近你气色可不太好。这人要是睡不好,记忆就会下降,反应也会慢一拍——只要睡好了,就有信心了。要不,你休几天年假吧?”

拉拉的眼泪已经收得差不多了,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:“没事了。来,喝酒。”

陈丰有些担心,告诫说:“你想啥呢?别想着跳槽呀!天下乌鸦一般黑!我跟你讲,大公司都差不多的,跳来跳去没啥意思。你在DB都快八年了,放弃工龄的话太可惜了,补充养老金、房贴、工龄奖,那么多福利都是和工龄挂钩的。”

拉拉拍拍他的手背,笑道:“放心,我知道。”

但是陈丰能感觉到拉拉似乎丢了心要干点什么,他看着拉拉的眼睛忧心忡忡地说:“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,似乎我又要被抛弃了。”

拉拉咧嘴一笑说:“没有的事,你别胡思乱想。”

陈丰叹气说:“好吧,你不想说,我是不会问的。”

拉拉突然说:“我知道,就像你不问关于王伟的事。”

陈丰无辜而镇定地反问道:

“关于王伟的什么事?”

拉拉不理睬他,笑着低头看手表说:“我们准备走吧,不早了。”

两人起身,拿上包和外套,一起下楼。他们走出“1920”不多远,迎面两个卖花的小孩围上来一迭声的胡乱纠缠道,先生,买把玫瑰花送给这位小姐吧,你看她多漂亮!

两人不理睬,加快脚步朝前走,不料其中一个小孩用脏兮兮的手猛地抓住拉拉米白色的大羊毛围巾,另一个干脆蹲下身去抱住拉拉的腿,拉拉吓了一跳,尖叫了一声“陈丰!”一面自己挣了两下,没想到抓围巾那孩子的胳膊还有几分小蛮力,一时没挣脱。陈丰忙回身拨开小孩的手,护着拉拉快步离开。

邱杰克看到拉拉和陈丰在一起

说来也巧,邱杰克今晚恰好和王伟一起也在长堤附近一家酒吧应酬,他和王伟分手后,自己一个人沿着珠江边散步。本来,邱杰克在夜色中不曾留意周围,猛然听到前面拉拉叫陈丰那一嗓子,他愣了一下,一抬头,正看到陈丰拽开花童,然后一手护在拉拉背后,拥着拉拉快步离开。珠江上的夜风吹拂着邱杰克的脸颊,他若有所思地站住了。

王伟要回北京了,邱杰克去酒店送他。王伟把他引进房间,两人聊了几句,王伟很快就发现邱杰克今天有点心不在焉,似乎有心事的样子,就笑着问他:“你怎么了,干吗欲言又止呀?”邱杰克摇摇头说,没什么。

王伟笑了笑说:“好吧,等你想讲的时候再讲好了。”邱杰克犹豫了一下,终于还是把陆量了两天的话说了出来:“王伟,前天晚上和你分手后,我看到杜拉拉了。”

王伟正收拾文件,愣了一下,手上不由自主的就停住了,一年多,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过“杜拉拉”这三个字,他背对着邱杰克平静地说:“哦,她改孕吗?”

邱杰克谨慎地说:“隔着几步远,我没和她打招呼,她正跟陈丰在一起。”

王伟没再说什么。邱杰克解释说:“估计他们当时刚从‘1920’喝了酒出来。几个小孩纠缠他们买花,后来陈丰陪着她们走了。我只是瞧见了他们的背影。”

王伟“嗯”了一声不表态。邱杰克提醒说:“王伟,大公司的人一般都比较复杂,陈丰的人品我也信得过,可是他毕竟是有家有口的男人,拉拉和他走得太过近不好吧。”

王伟不爱听了,他转过身来告诫说:“杰克,别乱讲人家是非呀,他俩在工作上一合作得挺好的。亏你还是做销售的,人家不过一起喝一杯能让你想那么多。你没有请杜拉拉喝一杯的时候?”

邱杰克笑道:“你看,我一试就试出你来了。你还是护着她的。”王伟笑笑,继续收拾行李。邱杰克劝说道:“我看拉拉挺好。别人看不出,我还不知道吗?你心里一直惦记着她。为什么到了广州也不和人家吃个饭呢?”

王伟不喜不怒地说:“我惦记谁呀?我不想再和DB的人打交道。你不也一样吗?”

邱杰克不以为意道:“我只是不想再和DB这家公司打交道,DB的同事多半还是不错的。再说,杜拉拉又不会永远是DB的人。”

王伟不说话,邱杰克很想追问他到底怎么想的,可王伟不是那种你能追问他私事的人,哪怕关系再密切也不行。他只好说:“你自己考虑吧,可是我看你这一年多就没有真正开心过。总让

人觉得你丢了什么似的。”

王伟拍了拍他的肩膀诚恳地说:“谢谢你的关心。现在我只想怎么把咱们这个公司办好,暂且没有精力考虑别的事情。人这一辈子,不是总有好运等着你的。杰克,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”

邱杰克叹了一口气道:“顺便告诉你一下,听张凯说,拉拉最近压力很大,DB搞薪酬宽带薪制,拉拉现在的老板曲绎峰不太重视她,她被定在经理级别的最低一级,比别的HR经理足足差两个层级。这要是低一级还好说,低了两级,心里能是啥滋味?要不是南区的几位大区经理都和她关系不错,我看她会很尴尬的。”

王伟皱了皱眉头,欲言又止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邱杰克批评道:“王伟你这个沟通方式真的不行。拉拉也是头著名的偏驴。你俩EQ都太低了。‘爱’要说出来,你就不能说出来吗?”邱杰克是个急性子,他越说越替两人着急上火,双手不由得使劲在胸前比画着往外掏的动作。

王伟被他逗笑了:“什么爱不爱的,你不好意思说,我还不好意思听。这鸡皮疙瘩都掉了人家一地毯了。当初你进检察院,难为拉拉上蹿下跳地想捞你,她真是没白操心,看来她还是比我会做人。”

邱杰克不爽地转过身去看电视,不搭理王伟了,电视上正在播放汤姆斯杯羽毛球赛,王伟跟着看了一下,中国现在真是越来越像大国了。

邱杰克奇怪地问:怎么,你觉得中国以前不像大国吗?”王伟解释说:我的意思是

中国越来越有大国风范了,因为中国越来越宽容了,你看体育比赛,输了就输了,不像以前,羽毛球这样的比赛要是丢了冠军,光检讨就够你做的。

杜拉拉是否永远是DB的人

王伟在飞机上的时候,一直想着邱杰克的一句话“杜拉拉又不会永远是DB的人”。

王伟在对唱《今天我你要嫁给我》:每一首歌曲都会勾起回忆,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。冬天的忧伤结束秋天的孤单,微风吹来苦别离的思念。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,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……听我说,手牵手,我们一起去,过着安定的生活……

王伟决定,如果拉拉真的下决心离开DB了,他就去看看她,“看看总可以吧”,他在心里轻轻地说。

2006年的最后一周,猎头打电话告诉拉拉,结果出来了,那两家的面试,她都FAIL(失败)了。欧洲佬不要她,美国佬也不要她。

拉拉接到电话的时候,正在驾校学车。挂了电话,拉拉抬脸望向灰蒙蒙的天空,若无其事地想,好啦,反正我已经尽力了。

她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当天A股收市行情,万科当天的收盘价是14块5毛3分。小万同学最近四个月的走势一直很飘忽,基本是不歇气地涨,弄得拉拉卖也不敢不卖也不敢。拉拉想,受点折磨也挺好,这才更像“赚钱”,不像“捡钱”,免得不劳而获的感觉心里不踏实。

拉拉眯着眼睛想起当年六月,在薪酬宽带带的结果出来以前,自己强忍买车的欲望,把手上的22万现金一股脑以5块5买入了万科。

拉拉战战兢兢地想,快60万了,够我打三年工了。是落袋为安,还是抓蠢不动?拉拉不想再去问陈丰的意见了。她决定抓紧研究一下巴菲特和社保基金在干什么,然后自己拿主意。

完



李可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每个人都有难处:TONY林认为培训生制度弱智,却被迫协助好大喜功的HR成就功名。对80后沙当当而言,爱人不是问题,问题是房子的产权。对70后杜拉拉而言,失恋不是问题,问题是

[上期回顾]

拉拉在求职途中接到曲绎峰的电话,面试结束后拉拉才回了电话,令拉拉感到奇怪的是,曲绎峰跟她说话的语气和蔼,还让她和童家明一起到国外参加公司的销售年会。虽然拉拉感到荣幸,但在预订宾馆房间的问题上,拉拉又发现自己的级别跟别人不一样。晚上和陈丰喝酒时,拉拉心情很糟。